

007 飞艇大战



352

6

〔美〕约翰·加德纳 著

惠明 译 陈新 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詹姆斯·邦德惊险小说

007飞艇大战

[美]约翰·加德纳/著

惠明/译 陈新/校

John Gardner

Role of Honour

据伦敦 Hodder & Stoughton Ltd Corenet

Books 1985年版译出

007 艇大战

[美]约翰·加德纳 著

惠明译 陈新校

责任编辑 丁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印数: 1—7500

ISBN7-217-00625-2

I·219 定价: 2.50元

目 录

第一章	抢劫成功.....	(1)
第二章	007的丑闻.....	(6)
第三章	接受任务.....	(15)
第四章	深入案情.....	(20)
第五章	程序秘密.....	(32)
第六章	冲出重围.....	(40)
第七章	死人复活.....	(53)
第八章	进见魔王.....	(62)
第九章	再遭拦劫.....	(84)
第十章	罗网难逃.....	(99)
第十一章	无名之地.....	(111)
第十二章	非生即死.....	(125)
第十三章	新的阴谋.....	(135)
第十四章	模拟之战.....	(149)
第十五章	秘密发报.....	(167)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	(181)
第十七章	行动起来.....	(195)
第十八章	抢先一步.....	(210)
第十九章	飞艇行动.....	(227)
第二十章	匪首毙命.....	(238)

第一章 抢劫成功

虽然一般说来都市警察不会碰上那些在高峰时间妄图抢劫后迅速逃遁的抢劫者，但是警车的声音不管在哪一天都能听到。警察们也不会想到一车密封的货物会出现什么麻烦，就在克鲁萨特收藏品即将抵达这个国家时，只有几个高级官员清楚又会有麻烦事了。收藏品将按预定日期来伦敦展览是人人皆知的事，你只要看看报纸就会知道，三月十五日，古代油画和珠宝将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展览两周。

克鲁萨特收藏品是以其近代的奠基人尼科·克鲁萨特而命名的，他那巨额财富不知源于何处，因为他是身无分文到达美国的，那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华尔街崩溃时期。到他于一九七七年死去的时候，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希腊船王，但是他在克鲁萨特系列餐厅仍有股权，他还拥有一个巨大的克鲁—鲁克饭店国际集团。他也是克鲁萨特收藏品唯一的老板，他把这些收藏品留给了他生长的国家——所有的三百幅油画和七百件令人惊叹的艺术品，其中包括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雕像三个，这些雕像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时期从苏联走私出来的；还有十六件艺术品曾经是博吉亚斯拥有的珍品：虽然这套艺术品以几十亿美元保了险，但实际上是无价之宝。

克鲁萨特收藏品在伦敦进行为期两周的展览将是它在欧洲

各国首都展出的最后一站，然后，全部货物将返抵纽约。尼科非常精明，他在生前留下了一笔捐赠美术馆的基金，这样，这些无价的珍品就可以供人欣赏。他想要世人记得他，因此采取了各种措施，保证使自己的名字和范·戈黑、布鲁黑尔、埃尔·格雷科、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其他著名艺术家的名字连在一起。他对艺术不大通晓，但是他能预见到这些艺术品未来的价值，所以他投资了一笔钱，弄到了这批艺术品。

一家私人安全公司自始至终负责看管这些珍贵的油画、素描和宝石，而东道主国家也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没有人怀疑，这两辆装载着展品的装甲车还会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当展品展出的时候，一个精密的电子系统就用来保护每件展品。

这批货物于下午四点零六分随着一架未经宣布航班次数的波音七四七飞机抵达了希思罗机场，这架波音飞机直接滑行到远离乘客集散地的卸货台处——靠近老的“猎族”停机库，停机库上方仍然显示着白色大字的那家公司的名称。

装甲车在等待着。装甲车司机于头天晚上把收藏品寄放在巴黎的查尔斯·德高利机场后，乘坐轮船抵达了伦敦。两辆没有标志的警车此时已经到达，每辆车里坐有四名全副武装的便衣警官。

装卸工都是克鲁萨特机构的忠实雇员，他们很清楚这次任务的重要，所以整个货物从卸下飞机到包装好装上装甲车，总共用了不到一小时。由一辆警车引头的没有标志的护卫队出发了，一辆警车断后，他们绕过环形防线，然后融入了车流之中，车穿过地下过道，向M4快车道驶去。时间刚过五点一刻，灯

就一齐打开了，首都的市区和市郊车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即便如此，运送收藏品的车队将在半小时内到达快车道的顶端，那里的公路将渐渐变窄，只有内外两个车道，车队将驶向那个容易出事的哈默史密斯·弗莱奥弗大道，然后开进克伦威尔大道。

发自警车队的最新报告——通过无线电和装甲车进行联系——在刚刚起程时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一个引人注目的黑人姑娘驾驶着一辆紫罗兰色的双座轻型汽车，就在护卫队爬上去弗莱奥弗大道的斜坡时，设法插进到前导车和第一辆装甲车的中间；同时，另一个穿着紫罗兰色衣服的迷人的白色姑娘驾驶着一辆黑色双座轻型汽车，插到了第二辆装甲车和断后的警车之间。

首先，虽然警车和装甲车被两个姑娘的汽车分开了一段距离，一辆紫罗兰色的“兰西亚”和一辆黑色的“费拉里”巧妙地穿插在护卫车队中间，但是他们都没有通过无线电发出警报。后面的那辆警车两次想超过去，回到原有的位置，但是都被“费拉里”挡住了。每次，“费拉里”不是向外防止警车超上来，就是将方向盘向里旋转让别的车辆超过去。“兰西亚”也以相似的手段在前面将护卫车和装甲车分割开来。等到他们到达克伦威尔大道时，警车和装甲车之间的距离不仅拉大了，而且两辆装甲车也被分割开了。

选择好的行驶路线是最安全的了。护车队向左拐下了克伦威尔大道，开进了金斯顿高街，然后向右一拐，来到骑士桥，穿过展览路，便驶向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后面，这里与暴

露得很明显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

一辆警车已经开到了位于金斯顿花园高街上的帝国酒店，而另一辆警车只是刚刚开上高街，突然，无线电通讯系统失灵了。

前面的那辆车违反了所有的安全规定，按起了电喇叭，呈U形转弯穿过密密麻麻的车辆，沿着金斯顿高街朝回开。后面的车也惊恐地开始猛然加速。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汽车突然被一片使人窒息的、紫色的浓烟所笼罩。后来，两辆装甲车的司机和坐在车里的武装人员对事件给予了相同的描述：“那儿只有一股有色烟雾，没有警报声，没有炸弹声，什么也没有，只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浓浓的紫色烟雾。接着，车里的一切都运动了起来，仿佛我们的电子系统发生了可怕的故障一样。当这种情形出现时，我们就关掉了发动机，但是震动仍持续不断，我们知道自己可能触电而死。逃出去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当他们从装甲车里逃出来后，没有人记得所发生的事了，四个人后来才被人们发现，他们仍然戴着安全帽，穿着防护服，整齐地躺在人行道上。经诊治他们是呼吸道出了问题，就象出事地点附近的其他人一样，因为这种烟雾对肺部有不良的影响。

两辆装甲车不翼而飞，好象路中间开了一个洞一样，将车吞吃后，然后又闭合起来。

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官于当天晚上出现在十点钟的电视节目里，他说，这次抢劫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整个过程一定经过了反复排练。其实，正如他事先向其同事吐露的秘密一样，这次抢劫所选的时机极佳，你也许会感到这是一次运用电子计

算机进行的抢劫。唯一的线索就是有关那两辆双座轻型汽车和其司机的描述。但是，“中心登记处”不久发现，那两辆双座轻型汽车的牌照——警官们当时能清楚地看见——从未颁发给任何一辆汽车。

克鲁萨特抢劫案冒险，时机选得很准，行动干净利索，花费了很大代价。警察调查此案所取得的一点进展以通栏大标题的形式在报纸上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就连那据说是违反安全纪律而突然退休的英国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詹姆斯·邦德指挥官——的巧妙评述也降到第二版里，很快就消失在公众的眼睛中。

第二章 007的丑闻

《标准规定》的开首写得非常清楚，第十二段（C）指出：

任何一个值班官员的个人经济状况有变化的话，必须将详细情况通知A分局局长，由他提供所有必要的和满意的文件。

A分局当然就是财务分局，但是，秘密情报——诸如詹姆斯·邦德的澳大利亚遗产——自然只向M和参谋长说明，并储存在录音磁带中。

如果是在普通的商业界中，邦德将会因为自己的意外财富而得到无数人的热情的祝贺，可是在情报局中并非如此。那些在档案室工作的人由于传统纪律和日常训练而守口如瓶。M和比尔·泰勒都不会把邦德的私事公布于众，因为他俩都是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老派人，他们把私房钱看作一种个性，别人是不便干涉的。他俩都知道的这一事实将使他们装出一点不知道的样子来。因此，当M自己提及这件事的时候，连他都感到有点吃惊。

就在邦德即将收到他遗产的消息的几个月中，他对日常工作感到厌烦极了，他一直对工作中的日常文书工作感到没有趣

味，但是那年夏天——离现在已有十八个月了——令人特别厌烦，特别是当他提前休假，那些日复一日的档案、备忘录、指令和其他人的报告在整理过程中发生一点错误而全怪罪于他的时候，他更感到无聊至极。这样的事常常在邦德的生活中占据着主要位置：无所事事，就连一件能减轻他在那些炎热的几个月中的乏味情绪的最简单的秘密信使的差事都没有。

接着在接下来的九月上旬传来了接受遗产的消息，一封厚厚的马尼拉信封的信寄来了，上面盖着悉尼邮戳，突然间带着沉重的“啪哒”声掉进了他的信箱里。信是一家律师公司寄来的，这家公司多年来一直在为邦德父亲的弟弟、一位邦德从未见过的叔叔尽职。据说布鲁斯叔叔死时是一个富翁，他把自己的每一分钱的财产留给了侄子詹姆斯，詹姆斯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私人财产，此时，他的财富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

全部财产大约有二十五万英镑，遗嘱里只提了一个条件。可爱的布鲁斯叔叔非常幽默，规定他的侄子必须在头四个月中以“一种轻浮的方式”至少花掉十万英镑。

邦德对自己应该怎样满足这样一个古怪的附带条件并没有多去考虑。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是“本特利”汽车，他很不愿意把自己驾驶的那辆老式心爱的车抛弃掉，去年，他迷恋上了那种新式的“本特利”汽车。当遗嘱最终通过检验后，他驾车直接去了伯克利广场的杰克·巴克利展览室，订了一辆他非常喜欢的颜色的手工制成的汽车，颜色是英国赛车惯漆的绿色，车内饰有木兰花图案。

一个月后，他造访了在克鲁的“罗尔·罗伊斯汽车公司分

部”，和其副董事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邦德解释道，他不想在汽车里安装什么特殊技术设备，他只想在车上做一个秘密武器分隔间，安装一台由通讯控制系统公司安全专家提供的长距离电话。新式本特利车于这一年的暮春发来，邦德这期间除了将汽车的应付款留下外，剩下的三万英镑都花在了和朋友——主要是女友——娱乐上和奢侈的生活上，仿佛他多少年来都没有这样享受过一样。

但是，007不是这样能轻易摆脱意气消沉状况的，他迫切地盼望着某种行动——这是一种他多少个夜晚没法抑制的欲望，一种在赌桌旁的兴奋，一种与他认识多年的姑娘半亲热的诱惑，一种几个月后象蜡烛火苗窜起的浪漫情趣。遗憾的是，他虽然在这一阶段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但还是没有驱赶走他感到失去生活意义和方向的不安感。

在暮春的一个星期里，他很高兴地发现Q分局的军械士布思罗伊德少校和其迷人的安琪儿助手在测试一种手枪，这种手枪通常是情报局用来练习打靶的。邦德发现ASP九毫米口径的“史密斯·威森”新式手枪是他曾用过的最满意的一种武器。但是后来，这种武器按照美国情报安全局的规格设计制造了。

在八月中旬，当伦敦充满着旅游者的时候，一种麻痹状态似乎笼罩着摄政公园情报局总部，忽然，M的秘书、忠实的莫尼彭尼小姐打来了电话召唤他，邦德来到了上司办公室，比尔·泰勒也在场。在这九楼可以俯瞰到那热闹而灰蒙蒙的公园，也就是在这里，M谈出了那笔澳大利亚遗产问题，使邦德大吃一惊。

当邦德在外间办公室等待时，莫尼彭尼没有象通常那样表

现出轻佻的样子，她只是很明确地说，不管M请他来是为了什么事，反正事情都是不妙的。当他被叫进主要办公室时，他的不祥之感更加重了。比尔·泰勒在场，参谋长和M显出小心翼翼的样子，M连看也不看邦德一眼，泰勒也没有转身和他打个招呼。

“我们这个城市出现了两个俄国救护车追赶者，”M直截了当地、但语气并没加强地说道，邦德随着话音在M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先生。”对于这种开场白，他没办法做出其它的回答。

“对我们来说是新人物，”M继续说道，“没有外交掩护证件，持有法国身分证，但是，他们肯定是高级救护车追击者。”这位情报局的头子在谈论着这些苏联特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征募潜在的情报员和双重间谍。

“你是不是要我把他们赶到第一架飞回莫斯科的飞机上，先生？”邦德的精神振奋了一点，因为即使象这种简单的任务也总比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文件好。

M对他的话置之不理，而是看着天花板。“继承了一大笔钱，007？这是我听说的。”

“一小笔遗产……”邦德听了M的话后几乎大吃一惊。

M询问式地抬起眉毛，咕嘈道：“小笔？”

“救护车追击者是能力很强的职业间谍。”比尔·泰勒的话音从窗旁传来。“他们在其他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象在华盛顿——虽然他们没有留下确凿的证据。华盛顿和波恩。这些家伙在这两个地方悄悄地活动，等别人发现时已晚了。他

们在华盛顿干了许多坏事，在波恩干得更多。”

“等消灭他们的命令到达时，他们已经逃之夭夭。”M插话说。

“因此，现在你知道了，他们就在英国的这个地方，你需要什么可靠的证据吗？”一种不愉快的思想悄悄来到了邦德的大脑里。

比尔·泰勒走了过来，他拖过一张椅子，在邦德旁边坐下。

“其实，我们早就听到了风声，我们估猜他们还不了解我们已经听说了他们的情况，我们在五分局的伙伴们一直是通力合作……”

“那么他们在这里活动了吗？”邦德想保持镇静，但他又不愿象M或者泰勒那样总是旁敲侧击。“你需要确凿的证据吗？”他再次问道。

泰勒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就象一个男人即将卸去思想负担一样。“M想走一次钢丝，”他轻声说道。

“被绳子拴住的山羊，诱饵，”M吼起来。

“我？”邦德用手悄悄地放进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只炮铜制的烟盒。

“尽一切办法，”M边说边点头示意邦德可以抽烟，邦德点燃一只“西蒙斯”牌特制香烟，这种烟是他从柏林顿购物中心那家老商店里大批买来的。

“我吗？”邦德重复了一遍，“我做一头被绳子拴住的山羊？”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尊敬的先生，这好象在谈论一个刚刚怀孕的女人。”他

惨淡地微笑着。“我既不是被拴住的山羊，也不做这种山羊。”

“哦。”M清了清喉咙，显然他感到难以说出下面的话。

“那……我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你的……你的小小的横财。”他说“小小”这个词时发音很重。

“我不明白这两件事有什么联……”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M无意识地摆弄着烟斗。“有多少人知道你已经，呃，继承了这笔遗产？”

“显然只是情报局那些必需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先生。除了我的律师，我最近的叔叔的律师和我本人外……”

“没有在任何一家报纸登载这条消息，没有在别处传播，没有让其他人知道吗？”

“外人肯定不知，先生。”

M和泰勒互换了一下眼神。“你近来一直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007，”M沉着脸说。

邦德保持沉默，他等待着对方说出缘由。正如他刚才料想的一样，这不是好消息。

泰勒插了话。“你听我说，詹姆斯，现在有些传闻，有人在议论，人们在白厅①周围注意到的事情和谈论的话题就是，邦德指挥官的生活方式有点危险——赌博，新式本特利车，呃……女人，转手的货币……”

“是这样吗？”邦德并不想用简单的话语来解释一番。

“因此，就连我们的格罗夫纳广场的勇敢的伙伴们也一直在问着许多问题——当一个高级官员突然改变生活习惯的时候，

① 伦敦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

他们当然要产生疑问了。”

“美国人认为我是个危险人物？”邦德昂首表示轻蔑。“这些该死的家伙。”

M叩击着桌面。“够了，007，他们有着充分的询问权。你最近的行动象个顽皮的孩子，干那些事情总要会使他们产生怀疑的。”

“如果说他们是神经过敏的话，那么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肯辛顿花园那帮谨小慎微的人的大脑这样想的，”泰勒带着勉强的笑容说道。

“废话，”邦德愤怒地说，“他们十分了解我这个人，他们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就会立刻弄清这笔遗产的秘密的。”

“哦，他们是很感兴趣，”泰勒继续说道，“你没有注意到什么吗？”

邦德皱起了眉，摇了摇头。

“不知道？哦，你怎么会知道呢？他们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倒不是每时每刻地在观察你，但是我们在那条街上的便衣报告说，你已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中。你白天行动异常，晚上活动频繁，在不恰当的场所提问题。”

邦德暗暗发誓。他感到自己真傻。“即使在国内，也要象在战场中那样，”他们是这样训诫的。他忽略了这些基本理论。

“那么接下来呢？”他问，心里对答案十分惧怕。

“那就走钢丝。”泰勒似笑非笑。“引出了一种用诗、画、动作凑成一个字的字谜，而你就是这个字谜的主角，詹姆斯。”

邦德点了点头。“就象我所说的，我将做一个诱饵。”

“这看来是很合乎情理的。”M将注意力转向烟斗，“形势是十分理想……”

这次，邦德发火了，他用力吼叫着，发泄着自己的感情。这是一种他听说过的最愚蠢的做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新兵征召军官会这样严肃地对待他——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他的话，那么他们寄予他的希望就会化为泡影。“你们对这件事真的当儿戏吗？”他最后温和地问道。

“是的，007。我同意，乍看起来，他们是想避开你，但是我们必须注重事实——他们更感兴趣的是……”

“是的，他们从未这样感兴趣……”邦德再次大声喊道。

“我们已经拟定了一项计划，007，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下去。要我提醒你一句你只接受我的指挥吗？”

邦德别无其它选择，他感到整个事情简直不可思议，他只好坐着，认真地听着M和泰勒的对话，他们在概述着计划的清晰的轮廓，就象一对戏剧导演在向一名十分乏味的演员讲解着怎样表演一样。

“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把你推进去，”M带着惨淡的微笑说道。

“在摄像机前接受采访，”比尔·泰勒附和一句。

“保证新闻界把此消息泄露出去。”

“问及出入妓院的问题。”

“传出了一些流言蜚语，在情报局里混不下去了。”

“因此你辞职了。”

“要给人们一种印象，我们确实把你推到了外面的黑色世